

做不完的

紅樓夢

李
強
著

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紅樓夢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不完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 李强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59-5455-7

I . 做 … II . 李 … III . 曹雪芹 (? ~1763) - 生平事迹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5674 号

书 名	做不完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作 者	李 强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完淳 白 滨
责任校对	胡首一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455-7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书箱



香山正白旗39号“题壁诗”原貌



“曹雪芹书”瓷字对联



“曹雪芹书”瓷字对联

序

北京西山，山川秀美，地灵人杰。这块土地因为两件事而成为令后世仰止的圣地：一个是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标志着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巅峰之作的恢弘巨制“三山五园”；另一个便是与其同时代的、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它的作者曹雪芹因为这部传世之作，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化伟人。这两件令世人瞩目、令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大事，就集中在从圆明园到香山静宜园，十余公里直径，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三山五园”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同时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她们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一个是供人们游览观赏，一个是让人们精神畅游。从诞生起，她们就在影响着民族文化的走向，她们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流”，也是后世文化寻根的“源”。

中国古典园林之美，吸引着不绝如缕的海内外游客的脚步，而《红楼梦》更是让无数人为之痴迷。两百年间出现了数不尽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李强同志就是这其中之一。

曹雪芹曾在西山一带生活创作，是他一生中唯一有着真实的友人题诗为证的经历，这一点得到了学界的共识。香山父老口耳相传的口碑资料，成为更为真切的佐证。但是，对于曹公具体居住何处、生活是怎样的、死后葬在何处等一系列问题，学界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

北京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是以原健锐营正白旗 39 号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71 年在这所房子墙壁上发现了曹公好友赠给他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以及满壁的题诗而被疑为是曹雪芹的故居，从而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争论。胡德平先生在此考察多年，他的研究证明了此地即为曹公当年生活居住的地方。1984 年，在胡德平先生的力主下，北京植物园搬迁了周边居民，在此创建了国内首家曹雪芹纪念馆。但是客观地讲，关于 39 号院是否为曹公故居的争论直到今日从未停止过。

实际上，关于正白旗 39 号是否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论，不仅仅是一项重大的学术课题，它还关系着曹雪芹到香山的时间、《红楼梦》的创作地点、曹雪芹西山生活状态、曹雪芹与清廷等一系列的红学关键问题。

热爱一个事业，并勤奋而执著地投入，就总会得到回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做不完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就是最好的佐证。

李强同志是曹雪芹纪念馆的老职工，早在 1984 年建馆之初，他就在纪念馆工作。二十多年来，他在见证纪念馆经历的风风雨雨的同时，一直执著于“曹雪芹在西山”的思考和探寻。正是他对纪念馆的热爱和对曹雪芹西山生活坚持不懈地研究，使得二十年后，在充分借鉴诸家学者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观点，如 39 号院就是曹雪芹西山故居之一；曹雪芹是在西山完成了他的《红楼梦》创作；曹雪芹西山生活有较好的旗营固定收入保障等等……。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是李强同志的首创、发明，在他之前胡德平先生和一些专家已经进行过相关论述。但是，李强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和论证，其特点在于他对史料、对档案材料的解读，是结合了清代社会背景、西山地域特点、旗营文化的特色，有着更为贴切的一面，因而也产生了更大程度上的可信度。这个功底，来自他的勤奋好学，也来自他二十多年来对西山丰厚文化遗存的实地堪踏。

对于李强同志书中观点正确与否，我不想妄加臧否，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研究，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以往成果的反思；他的研究成果，会对深入研究曹雪芹在西山的生活、创作，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作为中国第一家，也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曹雪芹纪念馆，在过去的 22 年中，共接待了国家领导、国际友人和红学爱好者达五百万人次，成为传播西山文化、《红

红楼梦》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

收藏、展览、教育与研究，从博物的四大功能而言，我们做得很不够。这需要社会的支持和我们的努力。李强同志这本书，即是他的个人的研究成果，也是纪念馆在学术研究上的探索，更是我们发挥教育与研究功能的尝试。

能够在纪念馆工作，是我们的荣幸，因而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曹雪芹与红楼梦，是我们的本分；让曹雪芹、《红楼梦》与“三山五园”一样，作为祖先赐予我们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能够世代地传承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李强同志《做不完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出版之际，我虽自度没有资格写序，但事关正白旗 39 号院、事关曹雪芹纪念馆的未来与发展，作为曹雪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自当以明志为序。

2006 年 6 月 11 日

曹雪芹纪念馆副馆长



做不完的红楼梦

目 录

曹雪芹家世新论	1
“世居沈阳地方”的确切含义	2
“正白旗包衣人”的由来	9
曹振彦与曹家发迹	17
曹氏为正身满族人的佐证	49
曹雪芹在京城	55
一、回京归旗——曹家回京归旗的因由	55
二、衣食住所——曹氏京城生活始末	58
三、亲属往来——京城曹家的亲属往来	63
四、京城生活——曹雪芹的京城生活	76
五、思想意识的转变	86
曹雪芹的生卒年	91
曹雪芹在香山	111
曹雪芹离开京城到香山正白旗	111
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118



目

录



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一、住所——曹雪芹的京城住所	119
二、旗营生活——曹雪芹的旗营生活	134
抗风轩中“题壁诗”	151
关于《废艺斋集稿》	165
曹雪芹的“书箱”	175
曹雪芹的真迹“瓷字”对联	182
一拳顽石——“一拳石”与《石头记》	206
元宝遗石——宝玉称谓的缘起	210
木石前盟——“木石前盟”的缘由	216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221
几家上番——《红楼梦》中“几家土番”的出处	227
河墙烟柳	231
广泉废寺——广泉废寺留诗篇	236
法海寺——出家法海寺的传闻	241
正白旗关帝庙——关帝庙内墨龙图的传说	244
秋色召人上古墩	247
曹雪芹去世前后的情形	255
曹雪芹的葬地——何处青山埋忠骨	269
曹雪芹故居	284
结束语	289
附录	292
一、《瓶湖懋斋记盛》	292
二、讲风筝历史的残文	299
三、风筝歌诀	300



曹雪芹家世新论

曹雪芹，作为我国清代的一位特殊的文学家，是有他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的。这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经历，是其上世在满洲关外的发展中所建立起来的。了解曹家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曹雪芹。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言：“清朝开国后百年的曹雪芹，除了血液里还有‘汉’外，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不但‘亡国’‘思明’的想法，放到他头上，令人感觉滑稽；即是‘明珠’‘顺治’等说法，在一个积世满洲旗家里生长起来的曹雪芹，中经变落，山村著书，却专为别人家或宫廷里‘记账’，造作无数的奇妙谜语去影射前朝的一班名士，——以他彼时的处境与心情而论，亦是万唯讲通的。”

因此，理清曹家关外历史，是考究、探寻曹雪芹生活状态不可缺少的历史内容，是认识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动机用意及思想根源的条件。脱离满洲和曹家的发展历史，来探究曹雪芹是不科学的，用汉族血缘成分来认识曹雪芹同样也是不科学的。愚见以为，对曹雪芹本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应是自曹家“八旗”到成



为“满族成员”以来，清朝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变迁。这是要撰此拙文的原因。

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世居沈阳地方”的确切含义

曹雪芹的始祖曹世选(又作“锡远”)、高祖曹振彦，在未入旗时，生活在辽东。《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记载：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

此条中“世居沈阳地方”，笔者认为应是泛指，即清代沈阳地区。

为了弄清此事，不妨让我们一起查看一下有关史料：

吴葵之《吉州全志》卷三《职官》页四：知州——国朝·顺治：“曹振彦，奉天辽东人，七年任。”

嘉庆《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职官》页五十六吉州知州：“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一《职官》大同府知府：“曹振彦，辽东人，贡士，顺治九年任。”

《敕修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二《职官》十二·国朝职官姓氏，文职下，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曹振彦，奉天辽阳人，顺治十二年任。”

《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二叶九《职官》二，官纪·两浙都转



运盐使盐法道：“曹振彦，奉天辽阳人，生员，顺治十三年任。”

在这些史料中，对曹振彦的籍贯，有两种提法：一为奉天辽东人；二是奉天辽阳人。虽一字之差，确有着割不断的关系。下面就谈论一下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辞海》中的“奉天”条：

奉天：府名，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自辽阳移辽阳府于盛京（今沈阳市）改为奉天府。康熙三年（1664年）置承德县为府治。清初辖境，相当今辽宁辽河以东地区。其后屡有改变，清末有今辽宁辽河以东，铁岭、开原、法库以南，千山、碧流河以西地区。

无论是清初还是清末，辽河以东地区均属奉天辖境。且“辽河以东地区”简称为“辽东”，即辽宁省东部和南部。而早在战国时，燕便在襄平（今辽阳市）置辽东郡，辖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置定辽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司。治定辽中卫（今辽阳市）辖今辽宁大部。辽阳，即为辽东首府。



因此，史料上记载的曹振彦“奉天辽东人”“奉天辽阳人”都是无误的。就是说，言曹振彦为“奉天辽阳人”并不为过；说曹振彦为“奉天辽东人”更为准确。

那么，如何看待“世居沈阳地方”呢？从字面上看，不可理解为“世居沈阳”。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沈阳地方”带



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有较之“沈阳”更为广泛的区域内容。而“沈阳”则是专指“沈阳城”，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市。按史料记载：沈阳，初为沈州。渤海国置，后废。契丹太宗复置，治乐郊，辖今辽宁省沈阳市，灯塔县地。元元贞二年（1296年）改为沈阳路。治乐郊城为沈州。辖境相当今沈阳市及西至新民县附近，南至辽阳市附近，北至开原县附近地区。这是元代时期沈州（沈阳）辖境的状况（概念）。显然，沈州是元代“沈阳（路）地方”的中心。到了明代，状况大变。明隆庆元年（1567年）镇守辽东总兵官由广宁城移驻辽阳城，曾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改置的“沈阳中卫”此时不过是辽东总兵官下管的一个防区。至此，元代的“沈阳地方”中心沈州被明代辽东地区的中心——辽阳所取代。

明天启元年即后金（清）天命六年（1621年）春，努尔哈赤先后攻取了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座城堡。并于这年四月迁都辽阳，建东京城。这时的后金统治者基本上沿袭了明代辽东地区以辽阳为中心的建置。问题的变化出现在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再次迁都。将后金的统治中心由辽阳转移到沈阳。从此也变更了辽阳与沈阳的隶属关系。清朝定鼎北京后，盛京（沈阳）为留都，特设大臣一人，副都统二人，以及每旗驻防章京等留守。后改驻防大臣为昂帮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后增设吉林、黑龙江等省驻防将军。盛京驻防将军只管奉天地区。其下辖副都统4人，分守兴乐、凤凰、辽阳、开原。

自1625年清迁都于沈阳始，辽阳便隶属于“沈阳地方”了。（即：西至新民，南至辽阳，北至开原等地的行政、军事区域），辽阳既属辽东，又属奉天，所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曹振彦，世居



沈阳地方”和《吉州全志》中“曹振彦，奉天辽东人”同属一个含义。故此，我们切莫把“世居沈阳地方”理解为“世居沈阳”。那样，就会得出“曹家世代在入旗前居住生活在沈阳城”的错误认识。这就和“奉天辽阳人”的记录产生巨大的矛盾以至难以继。



综上所述，“世居沈阳地方”，应释为“曹雪芹上祖在入旗前居住生活于以沈阳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沈阳地方’”。至于说到曹家世居地点，是开原还是铁岭；是沈阳还是辽阳等等，这是另外一个“曹学”上的问题，在此暂且不论。

也许有人要问，辽阳曾为后金“国都”，尽管只存在了四年，但它在女真发展史上也具有深远意义，为何不用“世居辽阳地方”，而用“世居沈阳地方”呢？

其因在于，自明隆庆元年(1567年)镇守辽东总兵官由广宁移驻辽阳。至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前，辽阳遂为辽东繁华之区，尝有“辽阳春似洛阳春，紫陌飞花不见尘”的诗句。辽阳不但是明朝辽东的首府，还是明朝统治整个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它对东北人民的影响极大，是广大东北人民服从明朝统治的象征。所以，后金迁都辽阳仅仅四年(1621年3月~1625年3月)努尔哈赤便决意再次迁都到仅有辽阳城一半大的沈阳城。此间除了沈阳经济、军事和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外，更有其关键的政治因素，即后金政权与明朝辽阳人民的矛盾。

后金进入辽阳城后，对辽阳汉民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



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

原本对后金不满的辽阳汉民的愤慨。他们以逃亡、投毒、暴动等多种形式抵制后金的政策，反抗后金的暴戾统治。到努尔哈赤决意迁都这年，因闹粮荒，辽阳城的社会秩序异常混乱，逃亡人数巨增。致使后金统治者无法在宫中议政。辽阳人民的举动和对后金统治者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辽东乃至东北地区人民对后金统治的不满情绪。后金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转移人民视线，改变后金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巩固后金政权，便于进攻明朝，入主中原。而迁都于沈阳，建立更具女真特色的国都。这在女真发展史上有着更为重大深远的意义。另外，由于女真人在辽阳的遭遇和迁都的举动，不敢说没有被汉人驱逐之论，也有后来的满人对“辽阳”忌讳之习。所以满人一直称辽阳为“东京”或“襄平”，而少用“辽阳”二字。况且《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年）。此时的盛京沈阳在国人眼里是一个极为神圣的地方，其地位早已高于辽阳。正因如此，《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撰者们才用“世居沈阳地方”以示其历史意义。如果当时努尔哈赤不迁都，仍以东京辽阳为国都，那么，在后来编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时，肯定会出现“世居辽阳地方”的字样。

既然我们已知晓了“世居沈阳地方”的含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曹雪芹的上世是何时何地“入旗”成为“正白旗包衣人”的。这就必然涉及到曹家“著籍襄平”的事件。

1975年冯其庸先生和李华先生在查阅有关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两篇关于曹雪芹家世的内容。但在文字上略有增删。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了解曹雪芹家世（入关前）更为翔实清晰的史料。

其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中载：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任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

其二，康熙六十年（1721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中载：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

这两段文字虽同叙一事，但《上元县志》要较之《江宁府志》更为清晰、通俗、易懂，给人以详实的感觉。而《江宁府志》虽然文字简练，但解读起来让人费神。如：

《江宁府志》上只讲：曹玺是“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并未点明“宋枢密武惠王”是谁。如遇熟知文史者易明白。反之就须查问史料，岂不费事？然，《上元县志》却直接道明了“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即宋朝大将曹彬。既明确又肯定，无需考证。

《江宁府志》云：“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按冯其庸先生所言：“现在我们能够确知的曹雪芹的五世祖是曹世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则作曹锡远。除这两个名字外，我们一直不知道他还有别的什么名字，这次发现的《志》《曹玺传》却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王父’就是祖父，因为这是曹玺传，是以曹玺的口气说的，那么下面的‘宝’字，自然只能是他的名了。这就是说曹世选，除‘锡远’这个名字外，还有一个单名叫‘宝’。这确是闻所未闻，但根据这篇传记所提供的其他方面材料可信程度很高的情况来看，这个‘宝’字，也一定是可信的。至于为什么后来不再提这个名字